

S 时光廊系列丛书

风雨书声

武 斌 ⊙ 著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

时光廊系列丛书

风雨书声

——我的阅读史

武斌 著

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书声 / 武斌 著. — 沈阳: 辽宁美术出版社, 2001. 6
(时光廊系列丛书)

ISBN 7-5314-2737-0

I. 风… II. 武… III. 推荐书目—世界
IV. Z8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936 号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美术印刷厂分厂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5.625

印数: 1—3000 册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方 伟

责任校对: 刘 英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大 圭

定价: 22.00 元

目 录

初读世界

1. 世界是一本打开的“大书” / 9
2. “小人书”相伴童年 / 15
3. 宝葫芦的秘密 / 19
4. “毛主席的书，我们最爱读” / 28
4. 游泳池对话录 / 81

南开园里好读书

1. 春天的季节 / 91
2. 放飞图书馆 / 99
3. 在黑格尔的世界里 / 106
4. 老师们和同学们 / 118

边走边读，在水一方

1. 哲学家可能达到的境界 / 125
2. 寻找文化的激情 / 133
3. 月亮与六便士 / 142
4. 陶老师和彭先生 / 148

走进历史的海洋

1. 追寻逝去的辉煌 / 155
2. 再读百年 / 163
3. 文化后院的眷恋 / 169
4. 我读，我在 / 177

在深山里修行

1. 带着苦闷的背包远行 / 39
2. 荒芜世界里的灿烂 / 42
3. 灵魂走近理性 / 53
4. 大姐夫与徐老师 / 58

喧嚣中寻找沉静的天空

1. 主流话语下的阅读空间 / 63
2. 在阅读中安顿自己 / 68
3. “内部书”时代 / 75

S

时光廊系列丛书

风雨书声

——我的阅读史

武斌 著

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书声 / 武斌 著. — 沈阳: 辽宁美术出版社, 2001. 6
(时光廊系列丛书)

ISBN 7-5314-2737-0

I. 风… II. 武… III. 推荐书目—世界
IV. Z8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936 号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美术印刷厂分厂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80 千字 印张: 5.625

印数: 1—3000 册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方 伟

责任校对: 刘 英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版式设计: 大 圭

定价: 22.00 元

题 记

我的阅读史，也就是我的心灵成长史，也是这个时代精神现象史的一个碎片。

目 录

初读世界

1. 世界是一本打开的“大书” / 9
2. “小人书”相伴童年 / 15
3. 宝葫芦的秘密 / 19
4. “毛主席的书，我们最爱读” / 28
4. 游泳池对话录 / 81

南开园里好读书

1. 春天的季节 / 91
2. 放飞图书馆 / 99
3. 在黑格尔的世界里 / 106
4. 老师们和同学们 / 118

边走边读，在水一方

1. 哲学家可能达到的境界 / 125
2. 寻找文化的激情 / 133
3. 月亮与六便士 / 142
4. 陶老师和彭先生 / 148

走进历史的海洋

1. 追寻逝去的辉煌 / 155
2. 再读百年 / 163
3. 文化后院的眷恋 / 169
4. 我读，我在 / 177

在深山里修行

1. 带着苦闷的背包远行 / 39
2. 荒芜世界里的灿烂 / 42
3. 灵魂走近理性 / 53
4. 大姐夫与徐老师 / 58

喧嚣中寻找沉静的天空

1. 主流话语下的阅读空间 / 63
2. 在阅读中安顿自己 / 68
3. “内部书”时代 / 75

初读世界

1. 世界是一本打开的“大书”
2. “小人书”相伴童年
3. 宝葫芦的秘密
4. “毛主席的书，我们最爱读”

1. 世界是一本打开的“大书”

哲学家笛卡尔说过：世界就是一本打开的大书。每个人的阅读史都可以从小时候说起，而他最初所阅读的，是他最先看到的、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这本“大书”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抚顺市度过的。抚顺曾经是一座很有名的城市，至少在我小的时候是如此。那时候它被称作祖国的“煤都”，是国家主要的煤炭生产基地。据说远在汉代时就曾有人在抚顺开采煤炭。最早在抚顺开办矿业的是清朝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创办的华兴利公司，此后又有俄罗斯人来抚顺开办矿业。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，日本人强行霸占抚顺全部煤矿，建立“抚顺采炭所”，一直到1945年，抚顺的煤矿都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。我小的时候，在煤矿，还留存着曾经遭受日本人长期统治的一些历史痕迹。比如我们用的电曾经是按照日本的制式为110伏；抚顺市主要市内交通有轨电车，和日本城市现在的一个样。我们家最初住的房子，是日伪时期留下的那种一栋挨着一栋的棚户房，我父亲的一些工友住的单身宿舍，叫做“大房子”。我的小学的校址，曾经是埋葬劳工的乱尸岗子。在我们常去玩的山岗上，还有日本军队的碉堡和工事的废墟。长辈们经常提到在日本人统治煤矿时的一些情况

和矿工们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。我记得“阶级教育”展览馆里有一句恩格斯的名言，说“资本来到世间，每一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”。在日本人统治的抚顺煤矿，这句话形容的是千真万确的。

50-60年代，抚顺有四大煤矿，即西露天矿、胜利矿、老虎台矿和龙凤矿。我家在四大煤矿之一的龙凤矿。据说在四大矿中，龙凤矿的煤质是最好的。龙凤矿是一座老矿，可能在世纪初日本人建立“抚顺采碳所”时就有了。矿上有一个标志性建筑，是T字型的竖井，我们叫它“大架子”，高高竖立在矿大门的里面。透过玻璃窗，隐约可见里面庞大的升降机的滑轮。在很长的时期内，这是抚顺市的最高的建筑物，曾经上过多种画册和明信片。小时候学画画，我们常把它作为写生的主要景物。以矿大门为中心，向南延伸着几个山沟，就形成了矿工和家属们的住宅区，一栋连着一栋的平房延绵在山沟里和山坡上。翻过这些山岗，在另一面山坡上，则是散落的一片一片的坟地，埋葬着几代矿工们的遗骨。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们，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子女长大了，绝大部分也是在矿上就业，成为新一代的矿工，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过下去，生存下去，生活下去。这里的居民普遍文化不高，煤校毕业的技术员，可能就是很大的知识分子了，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周叔是煤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在矿里简直就是凤毛麟角，很受人们尊重。矿区的民风淳朴，颇有乡间遗风，邻里之间，往往是男人们在一起下井挖煤，孩子们在一起上学读书，左邻右舍有个大事小情，都会像自家的事一样热情相助，或者跟着高兴，或者跟着落泪。大人们也有吵架的时候，但是吵过之后，张大娘李大婶的又跟没事一样，和好如初。

龙凤矿在抚顺市区以东，乘电车要有半个小时的路程，所



1980年读大学的时候，放暑假回家的留影，背景就是龙凤矿的“大架子”。

以实际上并不是在城市里，我们也算不上城里人，但也不能算是乡下人，只能说是矿区人。所谓“矿区”，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城镇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，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。这里有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、图书馆、广播站、商店、供电站、锅炉房、洗澡堂……，而这一切几乎都是矿上的，矿长就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这里的居民，绝大多数都与矿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矿上的一切也都牵动着所有居民的一切。大约是在1961年或者1962年，井下发生瓦斯爆炸，警报声响起，几乎所有人家的大人小孩都发疯地跑到已经关闭了的矿门前，焦急

地向里面张望，看着从里面抬出一副副担架，……这种景象，相信别人只能从电影《矿灯》中才能看到。实际上，《矿灯》这部电影的许多场景就是在龙凤矿拍的，那时我和小伙伴们还去看过热闹，在矿东大门，装扮成日本兵的演员，牵着大狼狗，很是吓人；邻居家的大娘大婶也有的穿上破烂衣服，去当群众演员。我记事的时候，龙凤矿可能是它的鼎盛时期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逢年过节，在矿大门前都装饰上一条色彩斑斓的龙和一只婀娜多姿的凤凰，暗含着龙凤矿的蓬勃生机，很是好看。龙和凤是龙凤矿的吉祥物。父亲那时是一个采煤区的生产区长，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上班，下午3点钟回家吃饭，然后又去班上，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。他每天要给矿工们开两个班前会，还要跟班下井。一次他从井下上来，洗过澡，刚换好一套料子衣服，听说井下出事故了，没来得及再换上工作服，就又奔到井下抢险去了。父亲曾经到沈阳参加省里的劳模大会，住在辽宁大厦，这可能是他得过的最高荣誉。

这就是我最初的生活场景。当我能够开始“阅读”的时候，首先读到的是世界这本大书，而龙凤矿以及它的一切，就是最初的全部世界。后来，我从那里走了出来，走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，经历了更为复杂纷繁的人生，但是，正是在那最初的生活场景中，在龙凤矿那个小世界中，教会了我阅读世界这本大书的最基本的方法、理解世界的平民眼光，教会了我对待生活的信念、真诚、质朴，以及以豁达的心情面对生活的艰辛与苦难，给了我一个在矿工的心灵世界里孕育出来的精神原点。所以，我对那个曾经养育我的煤矿，那个我曾经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乡，始终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，一种无以名状的精神牵挂。实际上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无论我在精神世界里遨游到何方，家乡永远是我的血脉

相连的精神之根。最近，国家决定把龙凤矿关闭了，它已经成为一片废弃的矿区，“大架子”竖立在一片草丛之中，轰鸣几十年的升降机永远地停止了歌唱……这个消息在我的心中激起无尽的惆怅和伤感。

和当地许多人家不一样的是，我们家并不是一个矿工世家。我的老家在山西省孟县的一个偏远山村。我父亲是随着“闯关东”的人流，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到东北的。他最初到的是吉林省辽源市，因为他的大哥已经先在那里落了脚。

在辽源，父亲的东家的大少爷夫妇曾在日本留学，回国后，日本人请他出任伪官职，他一直托病不出，直到东北解放，他来到抚顺市，代表解放军接收抚顺矿山，后来又成为抚顺矿务局的领导人，原来他们夫妇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一直在从事秘密工作。我父亲就是在这时来到抚顺投奔“大少爷”（在我们家里，父母一直这样称呼他）的。在“大少爷”的安排下，父亲到了龙凤矿工作。我还记得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，每逢年节，父母都领着我们去看他们。父亲没有什么文化，好像在家乡时读过两年初小，大跃进那几年，他上过矿上办的红专学校，补习文化知识。他在1953年（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）就当上了一个采煤区的生产区长，但是直到去世，也没有再提过职、升过工资。后来，他的工



小时候常见的一幅招帖画